

博尔赫斯与中国

肖徐彧◎著



海外传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博尔赫斯与中国

肖徐彧◎著



<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博尔赫斯与中国/肖徐彧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7-5203-1345-2

I. ①博… II. ①肖… III. ①博尔赫斯(Borges, Jorge Luis
1899-1986)—文学研究 IV. ①I783.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73468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赵雪娇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6.5
插 页 2
字 数 235 千字
定 价 6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为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论博尔赫斯对中国作家的影响”（11WX56）成果。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博尔赫斯的幻想美学	20
第一节 幻想文学的理论界说	20
第二节 博尔赫斯对幻想文学的论述	30
第三节 博尔赫斯幻想小说的特征	38
第四节 幻想与人生	61
第二章 博尔赫斯论现实和梦	75
第一节 博尔赫斯的现实观及其对创作的影响	75
第二节 博尔赫斯论“梦”	90
第三章 博尔赫斯的幻想小说与形而上学	106
第一节 博尔赫斯与形而上学的关系	106
第二节 博尔赫斯幻想小说的哲学主题	119



第四章 中国文学和哲学对博尔赫斯的影响	142
第一节 博尔赫斯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143
第二节 博尔赫斯对中国文学的论述	147
第三节 博尔赫斯利用中国哲学典故佐证自己的哲学观点	152
第四节 博尔赫斯对中国的“歪曲想象”？	157
第五章 先锋作家与博尔赫斯式幻想	160
第一节 接受者语境：焦虑与突围	161
第二节 作为影响源的独特性	173
第三节 先锋作家对博尔赫斯式幻想的关注	187
第六章 博尔赫斯幻想的魅惑	198
第一节 马原：此虚构非彼虚构	198
第二节 余华：徘徊在博尔赫斯和卡夫卡之间	214
第三节 格非与苏童：博尔赫斯的魅惑	230
结 语	243
参考文献	247
后 记	260

绪 论

—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1899—1986）是阿根廷著名的短篇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1921—1930年他主要进行散文和诗歌创作，发表的作品有：《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1923）、《面前的月亮》（1925）和《圣马丁的手册》。1930年以后博尔赫斯摒弃了极端主义，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幻想小说的创作。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他发表了《小径分岔的花园》（1941）、《杜撰集》（1944）、《阿莱夫》（1949），其中《小径分岔的花园》和《杜撰集》后被合并收录于《虚构集》（1944）。1961年博尔赫斯与贝克特同时被授予“福门托文学奖”，声名大振，各种文学奖项接踵而至。20世纪50年代后期，博尔赫斯由于严重的眼疾，几近失明，但失明并没有结束博尔赫斯的艺术生命，凭借着对文学的执着，他先后完成的作品有诗集《迷宫》（1964）、小说集《布罗迪报告》（1970）、《沙之书》（1975）、《老虎的金子》（1977）和《莎士比亚的记忆》（1983）。

德·曼1964年在他的评论《现代大师》一文中写道：“美国和英国的



批评家们称他（博尔赫斯）是当今活着的最伟大的作家。”^① 苏珊·桑塔格在《给博尔赫斯的信》中称博尔赫斯为同时代作家中最“称得起不朽”的作家，是“最透明也是最有艺术性的作家”，1982年，桑塔格在一次采访中：“没有一个健在的作家能比博尔赫斯对其他作家的影响更加深远。很多人都会说他是世上的最伟大作家……当今很少有作家没有学习或模仿过他的。”^② 略萨说“博尔赫斯的出现是现在西班牙语文学中最重要的事情，他是当代最值得纪念的艺术家之一”，他称博尔赫斯为“接近完美的作家”^③。萨瓦托认为博尔赫斯“不仅是为作家准备的作家，而且还是属于作家的作家”^④。

博尔赫斯是小说家、散文家、诗人，然而为他赢得世界声誉的是他的短篇小说，尤其是他短篇小说中被称为幻想小说的那一部分作品，它们主要集中于小说集《小径分岔的花园》《杜撰集》《阿莱夫》之中，它们代表了博尔赫斯小说的最高水平。当博尔赫斯被问及他对阿根廷文学的贡献时，他是这样回答的：“我为推动我国的幻想文学走向高潮尽了力；现在，别人从事这种文学当然比我幸运得多。西尔维娜·奥坎波、阿道弗·比奥伊·卡萨雷斯和我合编出版的《幻想文学精选》一书是阿根廷文学历史上不应该被忘却的一部作品。”^⑤ 博尔赫斯的自我评价充分说明了他对自己在幻想文学上做出的积极贡献的信心。

帕斯在《博尔赫斯：在时间的迷宫中》写道：“他的短篇小说之所以如此非凡，不是因为其形式，而是因为他幻想的精妙。”“他最重要的技

① Paul de Man, “A Modern Master”,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III, 7 (November 19, 1964), p. 8.

② [美] 苏珊·桑塔格：《重点所在》，黄灿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37页。

③ [秘] 略萨：《博尔赫斯的虚构》，《世界文学》1997年第6期。

④ [阿] 博尔赫斯、萨瓦托：《博尔赫斯与萨瓦托对话》，奥尔兰多·巴罗内整理，赵德明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页。

⑤ [阿] 博尔赫斯、索伦蒂诺：《博尔赫斯七席谈》，林一安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171页。



能，是他那创造性的幻想的另一条臂、另一个翼。”^① 苏珊·桑塔格认为博尔赫斯向“人们提供了新的想象途径”^②，这无疑是指博尔赫斯小说中的幻想。著名的博尔赫斯研究者安娜·巴伦尼西亚在《博尔赫斯：迷宫的建造者》中说：“博尔赫斯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水平……他构建了诗意的和引起幻觉的幻想——对古印度、被残酷征服的墨西哥、对他自己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幻想，它们复兴了西班牙语的幻想文学，目的是为了表达人类的境况……因此他寻找那些给他提供最大的美学可能性和超自然的想象，目的是把他自己的寓言置于一个引起幻想的世界，在那里生活和小说的界线被抹去了。”^③ 罗纳德·克莱斯特认为：“无论是在诗歌、散文还是在叙述作品中，博尔赫斯所有重要的作品的基础是幻想的，一种思想、观念的模式、足够宽广的描述，在他的构想中包括文学、哲学、神学或任何其他智力的扩展，关于无法确证的、本质上是想象的主题。尤其是，博尔赫斯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真实世界固有的幻想性和他写作的很多作品的目标是去唤醒我们对内在性的意识，去激励和揭示它。”^④ 中国学者陈众议认为：“任何事物都可能成为他心灵的罗盘，而它给出的向度则注定是形形色色的幻想。”^⑤ 众多文学批评家、学者一致肯定了博尔赫斯在“幻想”这个方面所做的贡献，他们的共同观点是，博尔赫斯延伸了文学想象的长度，开拓了想象的新途径，幻想是其文学中最具个性的特点之一。

博尔赫斯最重要的作品是他的幻想小说。这些作品或采用侦探小说的形式，或采用神话传说的形式，或采用文学随笔的形式，在杜撰的虚构情节中杂糅真实的或看似真实的事物，呈现出一种真伪难辨、虚虚实实、亦

① 帕斯：《博尔赫斯：在时间的迷宫中》，《天涯》1999年第6期。

② [美] 苏珊·桑塔格：《重点所在》，黄灿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37页。

③ AnaMaría Barrenechea, *Borges: The Labyrinth Maker*,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15.

④ Ronald J. Christ, *The Narrow Act: Borges' Art of Allusion*, New York: New York UP., 1969, p. 102.

⑤ 陈众议：《博尔赫斯》，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09页。



真亦幻的美学形态，这些真实与虚构互相杂糅的小说探讨着一些深奥的形而上学主题，包括时间问题、自我问题、现实问题等，探寻它们的答案是博尔赫斯一生孜孜以求的事业，它反映了博尔赫斯对宇宙和人类的困惑和理解。博尔赫斯是个极具形式感的作家，他以独特而又完美的艺术形式去诠释抽象的理念，思想和艺术以一种全新的面貌结合在一起，那么博尔赫斯用一种怎样的文学方式去诠释那些令他终生着迷的哲学困惑？这是一个有待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

二

博尔赫斯研究在西方世界可谓成果丰硕，研究范围十分广泛，包括文学、叙事学、符号学、语言学、史学、哲学、神学、数学、电影和探戈舞等。博尔赫斯研究从20世纪20年代至今的发展过程反映了文学批评每个阶段的特点。

20世纪40年代以前，拉美对博尔赫斯的评价是消极的，当时的评论者认为博尔赫斯的作品只有“形而上学的狡猾”，“缺乏人文品质”，“甚至连起码的力度和新意都不具备”，“把民族文学当作空心核桃”等^①。这类措辞严厉的批评为60年代左翼作家抨击博尔赫斯奠定了基调。40—50年代，拉美作家对博尔赫斯的批评总体上趋于缓和与深广，新一代文人开始比较公允地正视博尔赫斯，但是反对的声音也依然存在。到了60年代，随着左派运动和校园文化的高涨，博尔赫斯几乎成为众矢之的。人们批评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外国作家”，既不珍惜民族文化，也不关心人民的疾苦，“虽拥有写作技巧，但却毫无生命气息”，他们视博尔赫斯为“资产阶级没落作家”，一心要阻碍一切进步思潮。70年代的新左派虽然继续视博尔赫斯为“贵族作家”，但批判话语明显改变，开始从不同角度分析博尔

^① 陈众议：《〈反博尔赫斯〉：一枚集束炸弹》，《南方周末》2000年6月30日。



赫斯的虚无观和保守主义、个人主义等。20世纪80—90年代，博尔赫斯作为现代大师的地位早已无法撼动，对他的赞美淹没了反对的声音。^①

20世纪20—50年代对博尔赫斯的讨论多于分析。研究者主要使用社会、政治和心理学来分析作者，很少对作品本身进行分析。较为客观的批评始于50年代后期，主要是以主题研究和形式研究为主。这种方法延续到70年代并且占据了主导地位，它偏重于研究小说的形式对意义的表达。

20世纪70年代，博尔赫斯研究较多关注其作品的哲学思想。70年代末80年代初，研究的焦点转移到了形式主义的角度，它的主要思路是小说是自治的，文学文本以自身为根据，而反对从超越文本的维度来研究博尔赫斯的作品。这一时期的博尔赫斯批评关注的是他的小说的语言、结构、修辞，而对其哲学、超验主义的意义的关注减弱。当今的研究则把新批评的方法和主题与文本结合起来，寻求对文本的更深入的阐释。

以上是博尔赫斯研究发展的大致历史轨迹，下面将国外博尔赫斯研究的成果作简要的概述：

博尔赫斯与哲学的关系是国外博尔赫斯研究的一个重点。博尔赫斯与同时代作家的明显区别在于他对哲学尤其是形而上学的喜爱，使博尔赫斯独一无二的是他用隐喻和象征表达抽象哲思的能力。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博尔赫斯关注的形而上学问题上，包括时间、自我、实在等。《博尔赫斯和哲学——自我、时间和形而上学》（*Borges and Philosophy: Self, Time, and Metaphysics*）是这一论题的成果之一，研究者波萨特（W. H. Bossart）围绕博尔赫斯的小说涉及的主要哲学问题：理性和现实、时间和永恒、自我及其幻象三个方面展开讨论。此外，还有《文学中的哲学家：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和艾柯》（*Literary Philosophers: Borges, Calvino, Eco*），书中“哲学和哲学的，文学和文学的博尔赫斯和他的迷宫”（‘Philosophy and the Philosophical, Literature and the Literary, Borges and the

^① 参见陈众议《〈反博尔赫斯〉：一枚集束炸弹》，《南方周末》2000年6月30日。



Labyrinthine’）、“博尔赫斯的〈皮埃尔·梅纳尔〉：哲学还是文学？”（‘Borges’ s “Pierre Menard”：Philosophy or Literature?’）两节讨论的都是博尔赫斯的文学和哲学之间的关系。《博尔赫斯的神秘主义图书馆：从形而上学到元小说》（*Borges’ Esoteric Library：Metaphysics to Metafiction*）一书把博尔赫斯的形而上学思想与他的元小说结合在一起讨论。要深入理解博尔赫斯，他的哲学观念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叙述学研究在博尔赫斯研究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博尔赫斯小说的形式具有很强的原创性，它的复杂性和陌生化也是批评者倍加关注的方面。林德斯特朗（Naomi Lindstrom）的《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短篇小说研究》（*Jorge Luis Borges：A Study of the Short Fiction*）从他早期的短篇小说开始研究了的小说形式的嬗变过程，作者把博尔赫斯的小说创作分为两个重要时期：20世纪30年代末期到50年代早期，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早期。博尔赫斯早期的小说主要来自对一些历史、文献资料的改写。30年代的小说《虚构集》《阿莱夫》代表了他创作的最高成就，并发展了20世纪一种独特的文学类型。在这些小说中博尔赫斯展示了反讽、悖论、模糊性，而这些方面主要是通过他一贯喜欢使用的巴洛克风格、文本建构或隐秘地运用“迷宫”“镜子”“刀”“塔”“环形物体”等象征性意象来实现的。1954—1966年，博尔赫斯没有发表小说，当他再次发表小说时，他的叙事风格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70年发表的《布拉迪报告》《沙之书》中博尔赫斯不再使用巴洛克风格，而是通过情节来结构小说，这些情节包括：在壁炉旁讲的鬼故事、对个人离奇经历的回忆，北欧异教徒代代相传的文化等。如果说博尔赫斯早期的创作无法让读者和批评者轻易找出一个故事梗概，那么他后期的作品通常具有清晰的叙事脉络。在《精密的表现：博尔赫斯的隐喻艺术》（*The Narrow Act：Borges’ Art of Allusion*）中，罗纳德·克莱斯特（Ronald Christ）从博尔赫斯的思想实质开始逐步进入其艺术形式的探讨，在分别讨论了博尔赫斯的否定美学、否定主义形而上学、宇宙主义之后，进入作品的统一性、文学形象、隐喻的研究。



对博尔赫斯的叙事进行了深入研究的著作还有：《博尔赫斯的叙述策略》（*Borges' Narrative Strategy*）、《博尔赫斯和他的小说——思想与艺术导论》（*Borges and His Fiction: A Guide to His Mind and Art*）、《迷宫建造者博尔赫斯》（*Borges: The Labyrinth Maker*）、《博尔赫斯的幽默》（*Humor in Borges*）、《皇帝的风筝：博尔赫斯小说形态学》（*The Emperor's Kites: A Morphology of Borges' Tales*）等。《博尔赫斯的叙述策略》一书从博尔赫斯小说的开篇方法、结构机制、主题变化、插入事件和嵌入细节、叙述视角、结尾方法多个方面分析了博尔赫斯的叙述策略，该书是从比较纯粹的叙述学角度来观照博尔赫斯小说的。

博尔赫斯博览群书，对文学传统的熟悉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正是因为谙熟文学史和文学传统，他才能在原创几乎成为不可能的文学现况中开拓出新的书写空间。前代作家对博尔赫斯的影响和博尔赫斯对后来作家的影响也是国外研究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例如：贝雅特丽兹·萨尔洛（Beatriz Sarlo）在《边缘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 A Writer on the Edge*）就博尔赫斯与阿根廷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展开了讨论，在第一章第三节《传统和冲突》中他提出“作为阿根廷人，博尔赫斯是一个快要消失的传统的一部分。无论现在这个传统多么贫乏，他都感觉到自己属于这个传统就像这个传统属于他一样”^①。另外，博尔赫斯与欧洲文学的关系更加密切，因此这也是博尔赫斯研究者研究的重点。《枯竭的文学：博尔赫斯、纳博科夫和巴思》（*The Literature of Exhaustion: Borges, Nabokov, and Barth*）一书把三个不同国籍的作家联系在一起，其理论出发点是约翰·巴思在他的《枯竭的文学》一文提出的——文学的可能性已经被耗尽。《博尔赫斯和他的继任者——博尔赫斯对文学和艺术的影响》（*Borges and His Successors: The Borgesian Impact on Literature and the Arts*）是

^① Beatriz Sarlo and John King, *Jorge Luis: A Writer on the Edge*, New York: Verso Books, 2007, p. 35.



一本论文集，涉及博尔赫斯对他之后的作家的影响，博尔赫斯与后现代哲学、文学理论之间的联系及他对电影和其他艺术类型的影响。例如《博尔赫斯和新拉美电影》一文认为，到目前为止围绕此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博尔赫斯对欧洲电影尤其是法国电影制片人的影响，包括阿兰·雷斯内、阿兰·罗伯-格里耶，特别是雅克·利维特，他认为拉美电影忽略了博尔赫斯而向马尔克斯、卡彭铁尔等作家取经，是因为博尔赫斯研究相当狭隘地认为他是艺术中的极端例子，完全脱离了社会政治环境^①。

尽管博尔赫斯的文学远离现实已成为文学批评界的共识，但是也有批评家仍尝试把那些玄想的作品与现实和历史结合起来，为他的小说的阐释提供一条可能的途径。《语境之外：博尔赫斯小说的历史指涉和现实表达》（*Out of Context: Historical Reference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Borges*），丹尼尔·波德斯顿（Daniel Balderston）认为博尔赫斯的研究者安娜·巴伦尼西亚的《豪·路·博尔赫斯的作品对非现实性的表达》一书为博尔赫斯批评定下了调子，博尔赫斯就意味着“非现实”，丹尼尔认为应该重新审视博尔赫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并认为将博尔赫斯的那些书生气的引文看作是纯粹的艺术创造的观点是不正确的^②。他认为博尔赫斯的写作与20世纪阿根廷历史和政治紧密相关，与“一战”前后的欧洲相关，与充满激情的人物——卢贡内斯、费尔南德斯、维多利亚·奥坎波等人相关^③。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对博尔赫斯进行研究的专著还有《作为作家和社会批评家的豪·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 As Writer and Social Critic*）。

博尔赫斯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比如福柯就承认自己的著作《词与物》受到了博尔赫斯的散文《约翰·威尔金斯的分析语言》中

① Richard Peña, "Borges and the New Latin American Cinema", *Borges and His Successors: The Borgesian Impact on Literature and the Arts*, Columbia: Missouri Press, 1990, p. 229.

② Daniel Balderston, *Out of Context: Historical Reference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Borges*, Durham & London: Duke UP., 1993, p. 2.

③ Ibid., p. 15.



令人吃惊的中国分类法的启发。博尔赫斯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作家“第一人”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但是《你也许可以从这儿到达：博尔赫斯和后现代之再思考》（*You Might Be Able to Get There from Here: Reconsidering Borges and the Postmodern*）一书的作者马克·弗里斯奇（Mark Frisch）提出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本质和特性是什么？它是如何与博尔赫斯在作品中提出的观点和思想相关联的？当前后现代主义者的讨论常常集中于自我概念的瓦解，博尔赫斯是如何表达主体和主体性的？博尔赫斯对历史的态度与后现代主义研究有什么关系，在何种程度上说博尔赫斯的写作和思想具有政治意味等。弗里斯奇认为文学批评者把焦点集中于博尔赫斯对“一”的挑战，而忽视了博尔赫斯也肯定了“多”这一点，他还认为博尔赫斯是多元论者，但他避免绝对的相对主义。从后现代性的角度阅读博尔赫斯提供了一种研究的新视野，也能澄清一些对后现代性的争论^①。该书从多元论、自我、女性主义、历史、政治等多个角度探讨了博尔赫斯与后现代性的关系。

《博尔赫斯与喀巴拉》（*Borges and Kabbalah and Other essays on His Fiction and Poetry*）一书关注的是博尔赫斯的思想与犹太神秘主义之间的联系。作者吉姆·阿拉斯拉基（Jaime Alazraki）认为喀巴拉的方法和观点影响了博尔赫斯的叙述，它们在博尔赫斯的虚构小说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它是如何与虚构小说融为一体，则是这本书着重解决的问题。《不思之思：博尔赫斯、数学和现代物理》（*Unthinking Thinking: Jorge Luis Borges, Mathematics, and the New Physics*）用跨学科的方法，从博尔赫斯的思想与数学、逻辑学、自然科学之间的联系出发，论证了博尔赫斯参与极其复杂的文化基质中，“他的形而上学小说和散文是对隐含在许多当代思想和行

^① See Mark F. Frisch, *You Might be Able to Get There from Here: Reconsidering Borges and the Postmodern*, Cranbury: Fairleigh Dickinson UP., 2004, pp. 15-17.



为模式中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一种想象性的回应”^①。

除了上述占主导地位的几个研究视角之外，还有一些研究视角新颖独特，例如《博尔赫斯的幽默》(*Humor in Borges*)便是以“幽默”这一特殊视角来观照博尔赫斯的作品。研究者热内·科斯塔(René de Costa)认为博尔赫斯的幽默源自卡夫卡，这些幽默镶嵌在十分严肃的写作中。《博尔赫斯2.0：从文本到虚拟世界》(*Borges 2.0: From Text to Virtual World*)一书也是典型的跨学科研究，研究者佩拉·撒松-亨利(Perla·Sassón-Henry)依据吉勒·德勒兹(Gilles Deleuze)、费利·瓜达里(Félix Guattari)和安贝托·艾柯(Umberto Eco)的理论，通过科学和技术的透镜来研究博尔赫斯的小说，这些理论为如何在21世纪理解博尔赫斯提供了新的途径。他认为如果熟悉博尔赫斯关于混乱和时间的未来主义观点，那么人们很容易理解博尔赫斯的作品、技术、科学、超文本与诸如网络和视频游戏等新的多媒体应用之间的关系^②。

对本书着重论述的“博尔赫斯的幻想”的关注散见于各种博尔赫斯研究之中。“幻想”对于博尔赫斯的小说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许多研究者都会涉及这一点，但并未见全面深入的论述。

玛丽·弗里德曼在《皇帝的风筝：博尔赫斯小说形态学》中论述了博尔赫斯的范式及其来源，她认为在博尔赫斯的作品结构、主题和语言中，有一种非现实的感觉，博尔赫斯的小说范式来源于这种非现实性，“博尔赫斯几乎总是直接或间接地把他的迷恋中所产生的问题与非现实性放在一起”^③。玛丽看到非现实性是博尔赫斯小说的重要特点，但这并非该书论述的重点。贝雅特丽兹·萨尔洛在《边缘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

① Floyd Merrell, *Unthinking Thinking: Jorge Luis Borges, mathematics and the new physics*, West Lafayette: Purdue UP., 1991, p. xiv.

② See Sassón-Henry Perla. *Borges 2.0: From Text to the Virtual World*,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2007, p. 2.

③ Mary Lusky Friedman, *The Emperor's Kites: A Morphology of Borges' Tal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09.



赫斯》的“幻想文学的修辞”一节中较为详细论述了博尔赫斯小说的“幻想”。他认为幻想是博尔赫斯作品最重要的特征，博尔赫斯完美的小说形式不受现实的影响从而独立于现实世界。幻想小说提供了假设的世界，它基于无拘无束的想象的力量，不受再现美学的约束。幻想是仅仅依靠内在文学需要的一种形式。他认为现实主义文学也表现假设的世界，不同于幻想的只是假设的程度。他进而提出，博尔赫斯的幻想美学是对他写作所处的混乱时代的理性回应，他还以《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通天塔图书馆》《巴比伦彩票》为例分析了博尔赫斯小说的“想象的结构”^①。《博尔赫斯的神秘主义图书馆：从形而上学到元小说》在“神秘、幻想和博尔赫斯的元小说”一节中也论述了博尔赫斯式的幻想，该书的作者笛迪尔运用了托多洛夫的定义说明博尔赫斯的幻想主要依赖于现实/非现实的二元结构，他认为幻想文学推翻了占主要地位的哲学前提，这类哲学把“现实”看作是一致的、连贯的单一的实体，这种狭隘的视角，也就是巴赫金所说的“独白者”^②。安娜·巴伦尼西亚的《迷宫建造者博尔赫斯》没有直接论述博尔赫斯式的幻想，而是把“非现实性”（irreality）作为阐释博尔赫斯小说的关键，而现实与非现实的奇妙关系正是博尔赫斯式幻想所产生的根源，这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总的来说，国外对博尔赫斯式幻想的研究较为零散，尚未见到对此问题的全面论述，但是从国外对博尔赫斯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博尔赫斯式幻想”在博尔赫斯的研究中是无法绕过的话题，研究者在研究博尔赫斯小说的其他主要特征时也常常提到它与“幻想”的联系。

^① See Beatriz Sarlo and John King, *Jorge Luis: A Writer on the Edge*, New York: Verso Books, 2007, pp. 50 - 60.

^② See Didier Tisdell Jaén, *Borges' Esoteric Library*, New York: America UP., 1992, pp. 17 - 28.